

山中雜記

祖正

三

昨夜在黑暗的燈光之下信手胡寫了一段感想，已是夜色深沉，又去翻開了古線裝書叮嚀迴誦到了夜半。又用了硃紅圈點。這是深山靜夜裏最相宜的工作了。這種暢性恣情的瞬間本是人生難得之一，然而在我病後的身體是應該留些餘地的。昨夜又至於失眠。夢魂顛倒，直到了今朝。今天是頭沁沁的慵懶性情。什麼事都不能做。阿呀，我本來何必做什麼事呢。我不應該把入山養病的目的忘掉。幾日來又是讀書翻譯，緊緊的督促自己。其實我何曾愛做工夫，我是借了做工夫去忘却自己的一切。今朝是慵懶的性情把手邊的雜記帖隨便讀去。

『玻璃窗外天井裏有一顆紫藤花正是盛開。幽靜極了。』我從昨夜寫的末段讀起。這是昨天下午一個人走上牛頭山在一隻古廟裏的感想。

『我想幾時一個人再來，在這間精舍裏泡壺清茶。一個人喝着茶，要坐就坐，要臥就臥，這樣子

過它一天。或者在此地寫寫東西。呀，這樣的精舍，閒靜極了。那顆紫藤花真是幽麗極了。我是一個人領賞着！

『如今我會領到古來有志於修道的人要避去聲色的意思了。他們把自己的軀體先弄到要形似槁木心如死灰，對於這個色相的世界一無留戀了然後方能達到所論明悟的初步。』

『我今天真是不應該在這種精舍裏起那種俗念。我想這裏正好作男女同志們的幽會處。』

『……青春的少年少女們想來不必要我這個山人人去替他們找什麼幽會處了。他們也不見得喜歡這種深山裏的古刹，於他們是太沉寂一點。有的是濃茂馥郁草長鶯囀的花野。酣醉是他們意中的要求。這裏是適合於成年的夫婦，閱歷了人世後的配偶。他們所缺少的是理解和反省滲透出來的純愛。他們往往爲了生活上的牽累失却結合當初的情愫。又因爲社會一般的心理對於青年的男女是寬容的，

對於已結合的配偶是嚴厲的。記得有一個著名的英國文學家在他一篇『獨身者的不平』(A Bachelor's Complaint)裏面說：每到已結婚的人家去最易觸氣的是他們表示相愛得過分。也難怪蘭姆呀！

『自然目前的中國社會有點情形不同。對於青少年何嘗寬容。世上還有許多成功者的先輩在那裏嫉妬樣的痛嘆。或者終於痛斥。然而這也是當代青年男女自己的沒出息。我所同情的是成年的男女，忠實地携手倩扶於人生阪道上的配偶者。他們也要求暫時與世隔離的幽會呀。他們已找不到濃茂馥郁草長鶯囀的花野。因為他們已走上了阪道。小姑娘啦，婆婆啦，對門愛管閒事的張家媳婦啦，隔隣多嘴多舌的李家嫂嫂啦，終得要時時去敷衍。金卡片紅帖子來招請的宴會席上，夫婦間明知今晚不過是去應酬，結果是彼此倦乏了回家來。常見到舊時的知交朋友把走到客廳裏來的寧馨兒的小手小臉香完了打發進去之後，對我誠意的說道『家庭確是愛

情的廢墟。』又現出偷偷地私語的神情。

『思想感情到了清澄期的男女得能隔離塵俗，擺脫煩累，來到這種窗明几淨的精舍裏，也不用多談，只是幽靜地，柔軟地意識到彼此也有許多的歡欣也有許多的失意，還有許多的期望還有許多的鼓勵。然後在他們的生活上從此不知要加添幾多的嚴肅與明淨。

“become more solemn and serene”

嚴肅與明淨，這是人生最最翹望而最最難達到的境地了。因為必須經過的也是那位英國詩人說的是：「這個空虛落寞，陰慘寥闊的眼淚世界」

“This dim vast vale of tears, vacant and desolate.”

『從前缺少同情於出家人生活的我，入山以來覺得他們也不都是乞憐偷生的零餘者。然而值得羨慕的還是河山供養用的這種精舍。覺得這種精舍，也不應該專被只以禁慾自足的幾個頑迷沙門所獨

占，應該是無條件的公開。他們禁止葷腥，同時也禁忌婦女。他們以為非如此不足以達到明悟的止境，苦樂的彼岸。

「然而我以為他們最後理想的所謂涅槃(Emptiness)要照我們的詩人許麗(P. B. Shelley)的話也就是嚴肅與明淨的那種境地罷了。而他們想以消極迴避思想居多的什麼苦行去繞越超脫那個「眼淚世界」。深山古院裏的比丘深巷靜院裏的比丘尼，實際是不及險峻的人世阪道上攜手同心向前走着的女們來得有勇氣，可以真正悟味到那個嚴肅明淨的境地。」

「所以我的結論是應把這種樣的精舍讓給有勇氣的人生探險者的男女們，至少應該有時正式開放給他們做幽會處」。

這是昨夜黑暗之中寫下來的議論。我在今朝光天化日之下又重讀一過。

「何用巖樓隱姓名

附錄

第九十五期

「一壺春耐可忘形」

昨夜讀的古線裝書中記得有那麼兩句話。畢竟有了『浣花集』那樣清新典麗的名著留響後人的那個古昔靈俊的詩人說得簡潔而透徹。早讀到了他的詩昨夜可以省掉許許多工夫的多說多話，害得病後又加以失眠。

刊誤

(一)山中雜記第一節在八十一期二頁下段朱芾寫的應刊作米芾寫的

(二)第二節在八十三期五十八頁上段的石田翁詩應改作：絕頂雲扶將墜石豁崖。風勒下。奔泉

雜纂四種序言

川島

彷彿人們都在說，凡書總得有序——也不必一定叫序，總而言之是序一類的東西。雖然我這本書只是翻印，幾乎連所謂『校點』也者也不曾，可是究竟我的意思倘若沒有序，就如訪客去時不帶名刺，難免有些兒不便。

二二九

當我決計印這部書時，預計中的序是這樣的——打算在魯迅先生著的中國小說史略中鈔一節就算。文曰：

「……(上略)李於小說無聞，今有義山雜纂一卷，新唐志不著錄，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十一)以商隱爲作，書皆集俚俗常談鄙事，以類相從，雖止於瑣綴，而亦頗穿世務之幽隱，蓋不特聊資笑噱而已。」

中和年間有李就今字哀求，爲臨晉令，亦號義山，能詩，初舉時恆遊倡家，見孫棨北里志，則雜纂之作，或出此人，未必定囑商隱，然他無顯證，未能定也。後亦時有仿作者，宋有續，稱王君玉，有再續，稱蘇東坡，明有三續，爲黃允交。(初版中國小說略頁九九至一百)

後來我爲這事給魯迅先生寫去一封信，覆言如下：

「(銜略)來信已到，唐人說蒼如可退還，我想大可以不必買，編者『山陰蓮塘居士』雖是同鄉，然而實在有點『仰東碩殺』，所收的東西，大半是亂改和刪節

的，拿來玩玩，固無不可，如信以爲真，則上當不淺也。近來商務印書館所印的顧氏文房小說，大概比他好得多。

唐人說蒼裏的義山雜纂，也很不好。我有從明抄本說郭(刻本說郭也是假的)鈔出來的一卷。好得多，內有唐人俗語，明人不解，將他改正，可是改錯了。如要印，不如用我的一本。後面有宋人續的兩種，可惜我沒有鈔，如也印入，我以為可以從刻本說郭鈔來，因爲宋人的話，易懂，明人或者不至於大改。

迅七，十四

翻印書，真是一件大不易的事。比方說，這卷書中的義山雜纂，便是根據於魯迅先生所抄的明抄本說郭中的，和唐人說蒼及刻本說郭相校，已經都不一樣，好像抄本說郭是可靠的了。但是在龔頤正的續釋常談中說：「李商隱雜纂七不稱意內云，少(去聲)阿嫻。」一則，在我所有的三種本子中都沒有。可是我仍是根據了明抄本說郭，沒有把這一則加上，簡直就連「七不稱意」的

題目也尋不着。

至於以後續的三種，都是根據於刻本說郭的，然也不妥。請您往下看，其間便有『口』的地方，似乎因為『違礙字樣』而避忌，實在是因為刻本中便沒有這個字，而且我也無法臆造，所以只得如此。倘若此後或者我有機會能知道這『口』究竟是什麼，當於再版時更正。那末大家也就明白了。

本來我還想從中國人名大辭典中再抄一點關於王銓和黃允交的履歷的，但是該典中只有王銓，想來宋史中也不會讓他漏網。——據說；抄本說郭作王君玉似與王銓無涉。只知王君玉不是一名聞天下的人，而王銓是個當時的作家罷了。（你想：刻本說郭，是根據陶宗儀編的說郭的，然而內有祝允明的猥談等）關於這點，我希望異日能從抄本說郭抄來更正，現在除照刻本說郭，依樣畫葫蘆以外，沒有辦法。真是沒有辦法。若黃君允交，我如去查明史，只怕也撲空，所以偷了懶。好在您也許看了這本書並不一定要知道作者的底細，即要知道，

只靠我所能供給的點材料也未必夠用。因之決定乾脆都略掉，連李義山在內。

說不定有人會來問我為什麼要翻印這部書，這只是因為我喜歡；也正和您為什麼要愛看這本書是一樣的道理。但是，您如對這本書發生了好感，便請您不要忘了魯迅先生，要是沒有他的幫助，我是印不成這本書的，您看這篇序文的大部分還不是靠了他嗎？

請你看本文罷，比這篇序有意思到不知有幾倍。

一九二六，八，二十五。北京。

平安之接吻

豈明

丹麥拉丁系言語學教授尼洛普博士著接吻與其歷史
(Dr. Christopher Nyrop, *The Kiss and its History*,
English translation, 1901)第四章譯文

“Aspassthe alleous en philemati hagioi.”

「你們要彼此聖潔地親嘴問安。」——羅馬書十六章十六節（案新約譯文作「你們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

潔。」不很妥當，原意是「你們要彼此用神聖的接吻問安。」

當作一種深的精神的愛之表示，在原始的基督教會裏，接吻也流行起來了。

基督曾說，「願你們平安，我將我的平安給你，」基督教會的教友象徵地用了一個接吻互相給予平安。聖保羅屢次說起「神聖的接吻」，在他的與羅馬人書中他寫道，「你們要彼此聖潔地親嘴問安！」他在與哥林多人前後兩書以及帖撒羅尼迦前書中都重複申說，「與眾兄弟聖潔地親嘴問安！」

神聖的接吻漸漸地收進到教會的儀式裏去，在命名，結婚，懺悔，授聖職，葬斂等重大儀式的時候，多舉行此禮。結婚時的禮節如下：特別供養之末，神之羊的頌歌已唱，新郎進至神壇前，從牧師受到平安的接吻。隨後他回到新娘身邊，在十字架下將這牧師的平安的接吻給她。這種禮節的餘風在英國約有些教堂裏還存

留着。

就是在彌撒裏，神聖的接吻也佔着重要的位置。這個儀式，希臘正教是在元行祝福之前舉行，羅馬公教則在其後。牧師給懺悔者接吻，因了這個接吻便給予他平安；這乃是真的平安的接吻（*Osculum pacis*）。我們在古愛爾蘭文裏還有一個特別的遺跡，那裏有「波克」（*Poc*）一語，原是從拉丁文派克思（*Pax* 平安）轉來，但意云接吻而非平安。我想這個字義的轉變一定大半是因為誤解了牧師的話，他在給懺悔者接吻時說，「派革木陀帖比」（*Pacem do tibi*，我給你平安），人民認接吻是主要的事情，以為「派革木」一字所指的就是這個。在中古西班牙文裏也可以遇見同樣的奇事，那裏「派士」一語也有接吻的意義。一篇古代史詩講菲耳難陀（*Fernando*）封西特（*El Cid*）為武士，末了說：

El rey le cino la espada

Paz en la boca le ha dado.

在他要問他挂上一口寶劍，

在他嘴上他給他一個平安。」

這所謂平安就是指一個接吻。

古代基督教的「愛之宴」(Agape)裏也有神聖的接吻，這在教會裏彼此交換，不問男女，後來異教徒拏去作為毀謗的資料，于是加以限制，這種接吻只能行于男女的同性間了。

平安的接吻通行于法國，直至十三世紀。我們在故事裏見到所記聖路易之妻瑪格勒忒女皇遇著的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有一天她在教會裏，將要舉行平安的接吻了，她見近旁有一個衣服華麗的女人，以為是貴家婦人，所以給了她一個接吻。後來知道女皇是弄錯了；她給一個娼女接吻，這種女人是常在宮廷旁邊彷徨著的。她去告訴國王，結果是發出一種命令，規定這一類女人的服飾，使她們以後不能再和良家婦女相溷。

十三世紀中葉，有一種接吻用的特別器具輸入到英國，即所謂「接吻牌」(Osculatorium)或云「平安板」(Tafellapacia)，係一金屬製圓盤，上有聖畫，在教

堂中給會衆輪流地接吻。

這接吻牌從英國教會又漸漸地流入各教會去，但似乎都不能長久通行。這在好些方面都引起人家的毀謗。

這個辦法足以引起教堂內的紛爭，好些有身分的人都拚命爭奪。想得到最初接吻的榮譽。在教堂的優先權的競爭，照我們所看見，來源是很久遠的了。

其次這似乎又成為情人中間的一種媒介。青年美貌的女郎在牌上接吻的時候，她的身邊總有一個美少年在那裏不耐煩地等著，想從她的手裏唇邊奪過牌去。我們讀瑪羅(Marot)的詩，可以看到這樣的兩句：

「我告訴女郎說她是美麗，

我緊跟著她在平安板上親了嘴。」

因了接吻牌的通行，那些如希臘小說及阿微丟思(Ovide)詩中所見的古代風流少年的風俗又復活過來了，——即歡子等他的意中人飲後，從他的嘴唇觸著過的杯緣吸酒的風俗。先前在丹麥教會裏也用過一種平安板。公教牧師給會衆看一書上的一幅畫——自然是一幅

什麼聖徒的畫)，叫大家在這上面接吻，因此須出一點小費，叫做「親嘴錢」或是「書錢」，交給教區的書記。

自從宗教改革將平安板廢止以後，書記應得的「書錢」還是留存。但是一五六五年洛思吉耳特地方會議決定，教區書記也被禁止再收這項小費了。

在希臘正教會裏，神聖的接吻還在復活節的禮拜日舉行；所有信徒在教堂裏都彼此親嘴問安，說道，「基督起來了，」回答是「真的，他已起來了。」在羅馬公教這只限於某種彌撒，也只有教士們互相接吻，並不普及于會衆。最初主教與神父在神壇上接吻，神父跪下，主教給他平安的接吻，說道，「願你平安，兄弟，併願上帝的聖潔的教會平安。」神父答說，「併願你的精神平安。」隨後他起立，向神壇下跪，將平安的接吻傳給首席教士，在他左頰接吻，說「願你平安，」于是這便用了謂多不同的禮節傳給所有供職的教士們。

這神聖的接吻不久就出了教會的門，在有些世俗的宴會上也通用起來了。中古時代會有這種習慣，仇家的

和解以接吻作為印證。古日耳曼詩人提起這樣的接吻，你作 *Vredakus* (意云平安接吻)，而且這種習慣非常通行，所以動詞 *AlSone* 或 *OSone* 變成「接吻」的意義。弗里斯蘭語 *sonen* 還是這個意思。

在一個古法國的奇跡劇內聖貝那爾對威廉伯爵與波帖耳主教說，想調解兩家的久遠的深仇；「要表明你們的友誼是真誠的，你們必須彼此親嘴。」威廉伯爵于是走近主教，說道，「先生，我請求你饒恕我的冒犯；我實在很對你不起。請給我親嘴，保證我們的平和，我將忠心地親你。」

武士們也于出去戰爭之前互給平安的接吻，彼此饒恕所有真實的或想像的損害。在法國故事裏，當持拉美王大戰開始之前，微凡與吉拉耳以及六個有名的武士都交換平安的接吻。

曼左尼 (*Manzoni*) 曾利用平安的接吻在約婚的一個悲哀場面上，其時基督福羅長老請求一個貴人赦他殺子之仇。貴人在他的府內接見長老。四圍周圍繞著他的家

人，他站在大廳中間，左手扶劍柄，右手掣著外套緊壓胸前。他冷靜嚴正鎮住怒氣，輕蔑地看那長老進來，但長老却顯出真誠的悔恨與高貴的謙恭，貴人見了隨即拋去了嚴厲的態度。他親自拉起跪著的長老，允許他的宥恕，末了「爲感情所制，他用兩臂抱住了長老的頭頸，交換平安的接吻。」

中世紀以後，當作和解的正式標識之平安的接吻全然不見了。單獨的例的確可以從默迭知宮廷裏加德林文中找到，但那只能算是一種復古運動，努力想恢復古代不用的習慣。一五六三年法蘭西思特吉色被害之後，他的寡婦遇見特可利尼大將，他立誓說並無與謀暗殺之嫌疑，於是他們互相接吻，彼此允許忘却向來的仇恨，以後當平安和好地過活。這個平安的接吻却不能使古代習俗復活，正如法國革命時拉木勒忒那個可紀念的嘗試一樣。一七九二年七月七日，立法會議委員的爭鬥正到極點，那時奧普聯軍也正向着巴黎進行，拉木勒忒站起來，發表一場熱烈的愛國演說，他用了極動人的話勸告

委員們捐除意見。他結末說，「讓我們忘記了一切的爭執，誓約永久的友誼罷！」於是委員們立刻互相擁抱，彼此交換和解的接吻，忘却了所有的過失了。但是這個結合並不持久。第二天，爭執又復開始，兩年以後拉木勒忒自己也死于斷頭機之上了。只是這一句話「拉木勒忒的親嘴」(un baiser de Lomourette)還留存在法國語言裏，當作一個表示短期和解的半諷刺的名詞。

十五年八月十五日譯了。

露苗日記抄

茨菴

(2) 遺愛桂姪女

喪失了童心，

鬚鬚兒一天天硬了，硬了。

姪女——

我心疼心愛的小姪女呵！

你此後到底拒我和你親嘴不？

孩子——我唯一心疼心愛的孩子。我的天呵！真叫我山窮水盡，再也找不出適當的字眼，來呼出我急迫萬

分的情懷呵！

孩子，你年俟你聰聰明明地長大起來，能以捧着這文字讀時，或者我已不在人間了。我委實不忍以此悲哀的重載，傷了你天真未鑿的童心，叫你以一副眼淚去哭祖母，又以一副眼淚來哭叔叔。我實不忍！我實不忍！但我已爲過分的悲哀驅使了，所以不得不借了筆來，稍許舒暢舒暢我的胸襟。雖是寫了下來，我仍舊矚望這封遺書永久地「付諸洪喬」去罷。

孩子，你要信我勸。千萬不要讀到半路上，便把你的眼淚讀掉下來糟了呵！

你的祖母，我的母親，在生前是怎樣地寶貝我們這班小的。你那時還小得很，一點不懂人事，叫你怎會曉得呢？千不怪，萬不怪，只怪我們福薄命硬，不能一生一世長得老人的提抱。

你祖母一生養了五胎，可憐只捉住三個——兩男一女。對於生育上，不用說，她是稍有一些經驗的。因此你母親懷了十個月的胎，你祖母便朝朝暮暮地在她跟前

叮嚀着這套保胎話：『酸辣的東西嘴是挨也挨不得；身子不常操動操動要難產的。貪好風涼也是不大相宜的。』你母親自小嬌生慣養，因你外婆一生只捉住這一個孩子。雖說儘管是個女的，怎不拿她當命呢？到了人家來，所以叫她那擔得起女子生育的痛苦，更那能心平氣和地信婆婆的苦勸呢？她不是抱怨你祖母嘴太瑣屑，便就咬牙切齒地指着肚中才萌芽的你，狠命咒罵一番出氣。

你下地時，我在外路上學。你祖父在他寄把我的信裏，只略略順代一句：『汝嫂昨舉一雛鳳。』我是生性就愛和孩子們做朋友玩的，何況你又是我哥哥的孩子，叫我怎麼不引你之降生喜極欲狂呢？聽說你母親臨盆的當口，你祖母上一把下一把地在她旁邊照料事情。忙到收梢，她見了生下來的個女的，當時不免好似掉在冷水盆裏一樣。心中臉上，不免也會嗒然若喪過的。後來她也就把那一幅「含飴弄孫」的暮景漸漸看淡下去，她總說你也算是我家的一代人。好不幸福呵！添了你來，

我們的門庭中就見上四代了。

畢竟因你祖母過把你愛，而你母親過不拿你當事，兩趨極端，婆媳間便不隔三五日總要破口大吵一次。你祖母裹着小脚，走起路來，雖是東倒西歪地不大方便，但每天早上走過你母親的房門口時，她却要把你接過來抱上門口買菜去的，她雖與你父母暗中不大和睦，但她平日仍是說着：『將來若果分開來各吃各的，我定把愛桂帶到我的身邊來，常常下些麵給她當飯吃』。你要曉得我們這般小的，真不愧爲你祖母的子孫啊！也像你祖母的嗜好一樣，個個却是性好吃麵的。

孩子，人間之一幕悲劇開場了，暫且忍着你的眼淚往下讀呵！就在你下地的第二年，你的祖母，我的母親，不知怎樣竟一跌不起。孩子，這老人的一跌，你我這班小的跟着也就跌下萬丈深的火坑裏了。老人跌倒後，呷呷唔唔，頻頻啓齒，終竟半語未能吐出，鬱鬱含恨而去。老人去後，腹部隆然凸起，這是我所親眼目睹的。在老人未去以前，早半個多月，中秋節那天夜裏，你祖

母透透哭了一個通夜，這是我所親耳聽人說的。隔壁的羅家老隣居萬不會撒謊來瞎說的。不堪回首的九月七日呀！寶貝我們似命的老人，便在這一天上燈的時候竟忍捨下她的小的，離開了她最後風淒雨苦的世界。老人去了，好似喪失了一把遮蔽人間風雨的傘，從今後我們這班小的便站在露天地裏遭難了。

前年寒假裏，我回來過年，你外公正走着壞字連，大嫖，大賭，再抽大烟，弄到結局，米行既是宣告破產，又欠了一大地債，逼了你外婆不得不拿出幾副金鐲頭來替她丈夫了事。老夫妻倆於是頓然變成對頭冤家，會面就吵，吵得後來兩人碰見不開口，於是逼了你母親不得不常常把你帶上南門外去替他倆解和改惱。南門外那地方，一向出名是風大寒重的，况又適逢嚴冬。叫你臉上兩片嫩肉做的嘴巴子，怎得不凍破凍爛呢？可憐那時你祖母的柔腸早已離開人間了。要不然，又將爲你一日而幾迴呢？

去年冬天十月裏，我決意出了那個不性近的工科大

學，中途退學歸來，你已病了好久好久。我長在外面，家裏的事我那能樣樣盡知道呢？我見了你皮黃肌瘦，頭垂垂地倒在你母親的肩上，兩隻眼睛又滯瞪瞪地一點不靈活。我在心中暗急：可憐一個母親換來的姪女，如今不要又糟掉了。

今年我在鼓樓上學。一星期回來看你一次，總見你長得另是一個模樣，長高了些，長胖了些，我笑中含淚，私下每代你祖母暗喜。從今後我們這班小的，自是一天天長大起來，只怕晝來我們之心宮壁上的那一幅老人，就將一天天含糊下去了。可是老人生前爲着唱把她小的們聽而自編成的一隻短調，依然將在人間曼歌到永久。孩子，你若不信，他年俟你長大起來，當蕭瑟的秋風偷偷地掠過老人墓上枯黃的蓬草時，你跑去細聽那一派斷斷續續的繁響，鬚髯低低在唱：

不見孩兒日日長：長：長：

只見衣袖朝朝短：短：短：

今年下半年來，我們大房裏仍舊吵鬥不休。你母親

自小沒做慣事，叫她怎接得下你祖母的位子來持家呢？八月裏你添了一個弟弟，紅蛋剛剛散到各親戚家去，那纔下地的嬰兒就離開我們這個涼淒多故的門庭去了。家裏前前後後都說這赤子的字運真正不高，偏在他祖母身後投胎，要不然，一定不會就這般容易地把他糟蹋掉的。你父母喪子後便在家裏格外大吵大鬧起來，天天動刀，幾乎要出人命了。你祖父見事不對，九月裏，趕緊給我們這班小的除了你祖母的孝，搬到靠近老家，南頭一座新房子裏又續了弦。按月貼你父母廿塊錢去另起鍋竈。

你父母暗中與我也有一些勾怨。總說你祖父獨待他們這一對兒媳偏心，每年甘願拿出上百洋鈔，來給我上學。他們夫妻倆，本都是舊式庭帷中的人物，自小就在嫉妬和利己當中長大起來的。我只可憐他們跟我一樣的不會做人。我萬不會記着他們讎的。自搬開後，我仍舊心掛着老家，常跑來玩，每回玩過臨走，你總一把抱住我，對我撒嬌說『二叔，我不讓你走。』我總撒謊告訴你說『上街買東西去，一刻就回來。我們本是可以永久

長在一塊兒打打笑笑的，但如今有不得不各住各的苦衷呵：

今年年底，你外婆的本症病變成真了，死死活活地不了手，你母親帶你常住在南門外服侍她去。頭一次回來，我看見你眉心的左邊跌得青中露紫帶血。第二次回來，又看見你跌了眉心的右邊。幸虧你的字連還高，真不知那一尊靈驗的菩薩跑來保應你的。險些兒跌瞎了你的兩隻眼睛，你不要做一生的殘廢人麼？孩子，你去——你去問問我那長掛子上的兩隻衣袖，我的眼淚到底有沒有滋味。

孩子，從今後你的生命長是放在刀口上了。願你祖母的幽靈，常常照臨你的身邊，保應着你無風無浪地長大起來。

孩子，你假使忍不住你的眼淚的，這就是你洒淚的時候了。露出你的兩隻手膀來看，那臂上八顆清清楚楚的牛痘疤，是誰仔仔細細捧着給人種的？是誰早燒香，晚燒香，跪在菩薩面前磕頭磕得來的？

孩子，你假使忍不住你的眼淚的，就多多在那八顆牛痘疤灑罷！灑罷

露 苗 一九二四年

大家的閒話

八 情書一束的兩篇

瑞 華

看完一本書之後，最怕人問『怎麼樣？』『好不好？』情書一束，我看完，趕忙往書架送去。且小姐看見，立即問：『這本書如何？』我急了，瞠目視她而不言。她更追着問。我說：

社會上有各式各樣的人，有各式各樣的思想。我容許這個，我自然容許有各式各樣的著者的文章。

說情，各種情，一切都有。

說文章，我是外行，不會說。

說胆子，確是不小。

說事實，不管是不是著者的經驗。或是著者的聽聞，或想像，看的人總不為謂必有的事，或絕無的事；這是可能而可有的事。

書中有『教人哭，不得不哭，教人笑，不得不笑，

才是好文章」一句，真是要言。但從頂頭第一頁到第末一頁我都看過了，我沒有哭一聲或竟發嘆，雖然內裏不少悲意傷心的事。

惟獨阿蓮與第一個戀人，就確乎很深很深地得着我的同情。我雖然沒有像看現代評論上胡適之先生的到家那天，一般地哭起來，但我的眼睛真有阿蓮活埋時的影片：我的心房的跳加了速度；我的呼吸加緊了；我不禁發出一聲微嘆。

對於第一個戀人的主脚，我竭力爲他叫那叫不出聲的冤苦。我不知怎地要表如此深的同情與這兩篇文章。看後至今，還盤桓腦際，念念不忘。

其餘的太豔了，不批評了。我還以爲可以刪去，實在可以不必費著者這番苦工呵！

九 讀書難

于天津 無天

本來在今日中國經濟情形之下，窮人照例是沒有讀書的機會的。就是勉強入了小學，進一步，升了中學，也算萬分僥倖。大學呢，怕是他們所夢想不到的。

也許有一二例外，世間總不見得沒有「窮人學士」出現。不過我們要知道，學士的頭銜也會加到窮人身上，總算窮人的幸福了。

事情儘管有例外，不過大學之門，在窮人的眼睛看來，總像掛着「禁止狗與華人入內」同樣的招牌，只要是窮人，誰也不能越雷池一步。這大概是命運注定了的。只好在外面望望，徒然作「宮牆萬仞，不得其門而入」之感。

窮人盡管在外面徒喚奈何，只是裏面號稱大學校長大學教授的并不覺得有一些兒憐惜。好像窮人的歎息聲怪討厭似的，反而增加了他們「高等華人」的憎惡，索性把禁止牌加強語氣，以免這些窮光蛋老在這兒徘徊。

讀者如不相信，如果疑心我在替窮人打一抱不平，那我請出一道禁止牌來作証。十五年度國立東南大學招生簡章上面，用清淡白描的方法，寫了這麼一個語句：學費每學期三十元。

過激(?)的人說，國立大學根本不應該徵收學費，

東大呢，早已由十元（每期）而高抬到二十元了。從商業上的眼光看來，（如果教育是商業），總算賣了高價，窮人早已失掉他顧主的資格，何況買主還以為奇貨可居，硬要高抬市價呢？這也許是因為大商家顧厭鄉下襤褸的窮人的光顧罷？

姑且不問過激的人說得對不對，我們首先要研究國立大學是不是私人的商店？如果是批發學分出售學位的變相的個人企業，那也只得由他。豈但加十元？便是高抬到百元，千元；也屬他個人的自由。如果不然，那就要請大學校長和大學教授們拿話來說了。

愚蠢而可憐的北京大教育家啊！你們窮得連水都沒有喝，（報載北京自來水公司因積欠過多，停止北大用水，）硬要擺着窮架子，吹什麼平民教育？你們頂好也來學個乖，輕便便在簡章上塗改一兩個數目字，至少也可以解決你們一時的水荒。

不過你們須得注意，學乖也要學個肖。新生才是豬頭三，才是慣吃黃連的啞子，舊生一點也不行的啊，他們是會反對的。

愚蠢而可憐的北京教育家，我雖是笑你們太老實，

不會學乖，我倒要借重你們來做個有力的擋箭牌。如果有人向我進攻，代東大訴的時候。

大商家本來高興擺出他闊模樣，不過遇着相當的時機，譬如軍閥要派他的款，他馬上換上窮的套子。只要顧得到錢，那裏還要什麼體面？橫豎商人的目的是在營利。

啊，大商家，大教育家，這些乖巧兒，世間竟會無獨有偶了。乖巧的儘乖巧，歎息的儘歎息。從此大學之門，怕永遠不會發見窮人的足跡了！

八月廿日於南京。

互助論之悞解

記者先生，

這封信本來是預備寫給現代評論的編者的，因為內容是關於現代評論的說話。不過我早就聽說該刊的主持人，都是些文章比狄更司還好的中國紳士；他們所收容的稿子，都是在水平線以上的作品。假如以我這樣拆爛污的文字寄去怕不弄污了他們的眼睛嗎？不得已，只好寄與先生了，請你替我列入語絲的補白欄中罷！

我所要說的，就是近來的現代評論爲甚麼每愛提及「無政府主義家老將」克魯泡特金？（襲自吳老丈某文。據報載，北京當局曾下了幾次對於宣傳克魯泡特金學說的禁令，而他們竟不怕因此發生嫌疑嗎？）

現代四卷八四期上有人說我國的墨學也是社會主義。並且說「墨子的思想，只與聖西門，克魯泡特金，托爾斯泰諸人的社會主義相似，與馬克思的主義在手段上，是完全相反的。他是不相信以一階級壓迫另一階級的。實際上，他不獨不相信階級戰爭，他的兼相愛，交相利的理想，並且使他不能不反對任何戰爭。」這簡直太牽強附會了！真的，西洋有的甚麼社會主義，而中國也是有的嗎？以我所知，墨子與克魯泡特金，主張並不相似。（理由非在此說得清楚，）克氏是贊成階級戰爭的人；他與馬克思不同的地方，是他贊成階級戰爭，而反對階級統治。（不管是有產階級統治或無產階級統治。這明明是與墨子的學說衝突了，何能說是「相似」呢？在此，我附帶要向蔡元培先生說句不客氣的話；就是蔡先生在某一會場的演詞中，也犯了同上一樣

的錯誤，而誤認克氏是反對階級戰爭的人！

現代四卷八七期上，又有人說：「據克魯泡特金老先生說，達爾文所說同類互爭是不對的，同類祇有互助的事實。」這又誤解了。克氏的互助論，是說互助爲進化的一個要素，並不是根本否認沒有「生存競爭」的現象，他何嘗說過「同類祇有互助的事實」？我勸朋友們要批評某人的學說，應該先讀讀他的著作。比如要批評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說，那末，商務書館印行的互助論中譯本是至少要讀一遍的。我相信有人能讀過互助論的序言，也不會發生有如上面所說的誤解！先生以爲何如？我真覺得中國人太不肯讀書了，而且又覺得中國人太不虛心了！（或許我就是其中的一個罷！）

一波先生：

毛一波上，八月十六日，上海。

因爲尊函本來是寫給現代評論的，我就偷懶恕不作答，只遵命把這封信代爲發表。但是，有一件事要替尊函代爲糾正，即北京並不會有禁止研究克氏學說的命令，先生所說恐係傳聞之誤，雖然彷彿聽說禁止一個姓鮑的什麼主義，這大約與「鮑雪徽幾」，鮑羅庭都是本家，所以很有危險性的吧。

八月二十五日日，豈明。